

中外名人小传·第9辑

赵树理小传

广东旅游出版社

美国三藩



中外名人小传·第9辑

赵树理小传

周 明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粤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邱江生

封面设计 章 雯

中外名人小传·第9辑

赵树理小传

周 明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三二工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0 印张 110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7—80521—851—X/K·121

定价: 80 元 (全 20 册)

目 录

一、从树礼到树理	(1)
二、从徬徨到呐喊	(26)
三、大树长成了	(44)
四、从头锻炼自己	(73)
五、死于十里店	(97)

一、从树礼到树理

赵树理是以善写农民体裁而闻名于中外文坛的作家，在他笔下，成功的人物形象几乎全归于各个时期的农民。然而，只要我们稍为仔细翻翻他的家谱，便会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位以“农民的代言人”著称的大作家，祖上并不是农民，至少上溯七、八代，都可以称为“仕宦之家”。

赵树理的家乡，在山西省沁水县武安城。这是一个位于太行王屋二山交界处的小村落，山无珍奇可猎，水无异物可捕，贫穷落后。虽是如此的穷乡僻壤，但文武之道似乎还很盛行。赵树理的高祖赵钟思、赵钟勋兄弟，一个弄文，一个习武，经过多年的寒窗努力，终于在乾隆盛世时，一个挣得太学生，一个获取武举人的称号。随着时光的流逝，等到赵树理的祖父赵忠方长大时，这个家庭衰败了。赵忠方是独子，颇通文墨，却一生与功名无缘，屡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连个秀才也没有捞到。当一场千年难见的大旱灾席卷上党大地时，赵家的日子难过了。赵忠方此时已经二十三岁，已是一个满腹经纶，一表人材的小主人了。他和别的读书人不一样，他拉得下自己的面子。脱下长袍马褂，他跟随

同乡到河南商丘县的一家杂货铺当伙计去了。在杂货铺里，他低声下气地向顾客献殷勤，手忙脚乱地拿货卖货。后来因为能识文断字，因此不久就升为帐房先生。他便在杂货铺里安下身来，两年回家探亲一次，同时成亲一次。忠方的父母深知自己的儿子是单传，如果不尽快的生养，说不定赵家的基业传到这一辈就完了。因此，对于不能生养的儿媳妇，他们拼命虐待。在杂货店里，忠方日思夜想。但待他回家，媳妇早已埋入坟墓之中，化作泥土了。父母亲不厌其烦地为他续娶，为来为去只是希望能早日抱上孙子，“牺牲”了三个儿媳后，直到第四个儿媳也就是赵树理的奶奶生下他父亲之后，这种情况才得以结束。妻子生儿子时，赵忠方恰好三十岁，真正做到了三十而立。他自然非常高兴，可又为自己感到悲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在他脑子里很牢固的，杂货铺只不过是饥荒年里借以谋生的权宜之计。于是他结束自己的商贾营生，回到妻儿身边，买地置产，并把尘封的四书五经搬出来放在案头，一边逗孩子，一面做八股文，企图重温旧梦，走科举之路。无奈生不逢时，等他做好了应付准备时，科举制度却废止了。一场美梦成了空。而且家道也衰落到无法靠收取地租过日子，要靠儿子赵清和亲自耕田种地的地步了。好在赵清和能够

随遇而安。但赵忠方的新烦恼又产生了，清和娶媳妇后，头胎竟然生了个女孩，赵忠方便沿袭父母亲的那一套，拼命的折磨儿媳妇，他深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赵家在他眼前断了根，他真会死不瞑目，无颜去见列祖列宗的。好在老天开眼，1906年9月24那天，随着一阵响亮的婴儿啼哭声，儿媳妇终于为自己生了个孙子，这便是以后闻名于世的作家赵树理。

一家人的喜悦之情无法形容。只好在神像前烧高香点红烛，得意非凡的祖父向跪着磕头谢恩的老伴和正在全神贯注地掐算生辰八字的儿子宣布：这新生婴儿的小名就叫“得意”。

赵家得了子，自然在小山村掀起一阵小小的波澜。乡亲们都凑了一份香火来陪祭，名曰“邀神”。刚好碰到传统的中秋佳节，朗月高照，西瓜月饼、鸡蛋小米摆到神像前，庆祝新生命的诞生。这欢乐的气氛也许感染了尚在襁褓之中的赵树理吧，因而他终身热爱大团圆，认为大团圆是中国人民的审美规律，甚至希望热衷悲剧的外国人也来学学大团圆。

转眼之间，赵树理出生百日了。家里为他又庆贺一番，特地在他面前摆了十几样玩意儿，任他抓，其中还有人借来了银元宝，专摆在孩子的小手最容易触到的地方。可是赵树理偏不碰它，张开两只小

手，一手抓过一支笔，一手抓过一根赶马驴的鞭子。他爷爷见此情景，只好长长地叹口气，说孩子长大以后本应“金榜题名”，可惜错投在咱们贫寒的小户人家，只能做个驴背上的状元。

赵树理出生之后，不久他又有了三个妹妹。这不但没有减损父母对他的宠爱，反而促使全家更加珍惜疼爱他，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得意”。全家老小对他施以过分偏心的护理和照顾，不准他私自跨出自家院子的围墙一步。他只能呆在自家的庭院当中，和姐妹们进行众星捧月式的游戏。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赵树理虽然身条细长，但非常单薄，一颗大脑袋老是若有所思地低垂着。苍白而削瘦的脸上，生着一双古潭似的黑眼睛，好像失去了儿童顽皮天真的神采。不但外表如此，而且在性格方面，也显得过于胆小、文弱。但他不像别的独苗那样既骄且横，说一不二，而是羞怯的，谦逊的。这样品性，应归因于家里浓厚的迷信色彩。

赵树理的家乡，人们的迷信思想严重得很，事事敬神，样样卜卦的情况非常普遍。而且各自所敬的神，所拜的庙都不相同，真可叫的是“各有其主”吧。

赵树理一家，也分成了三派的敬神势力。这三派势力好像三角形的三条边一样，倒也能相安无事，

没有发生“信仰”之争。祖父和祖母信奉的，是“三圣教道会”。据说此教乃是白莲教的一个遗支，曾组织农民暴动，遭到官府镇压，遂改了名称和宗旨。它的精神实质是儒、道、释的大杂烩，认为儒重忠恕，释重慈悲，道重感应，主张合三为一，助人行善。其仪式也十分古怪：教徒要在桌子上排列九宫，一天烧香四次。必须常年吃斋，不食荤酒，否则要犯咒语，受到惩罚。赵树理从小接受祖父的教育，是个非正式的教徒，所以直到二十岁尚不知肉味，体内的动物脂肪等于零，落下了一幅单薄的体质。

母亲王金莲及其娘家则是“清茶教”的虔诚信徒。这个怪道的教规也是其蠢无比的。

父亲赵和清，却是彻底迷信传统的阴阳卦术。这位“二诸葛”的原型人物能掐会算，指手动脚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吉日。关于他这方面的情况，赵树理在他著名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当中有过生动的再现。

这些封建迷信组织，大体分成两类，一类有政治色彩、反抗色彩；另一类主张乐善好施与人为善。它们有共同的基础，就是都强调在“善”字上做文章。教徒各为自己的教义所管着，所以一家一户之中尚能容得下不同的信仰者。

赵树理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不仅从小耳濡目

染，而且深受陶冶。六岁时，祖父为他开蒙的读物，既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常识国语，而是不伦不类的“三圣教道会经”。父亲也不甘落后，进一步要他学习《百中经》、《玉匣论》、《增删卜易》、《麻衣神相》、《奇门遁甲》等算命先生的经典著作。这样的灌输，言传身教，日后的赵树理却成了彻底的反封建迷信的斗士，这倒是他们父子俩所无法料到的，当然他们要感欣慰的是，他们的封建教育也培养了赵树理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品质。

在祖父的指导下，小时候的赵树理非常热心用一切土办法来记录自己的善恶之行；做了好事往一个罐子里放白豆，做了坏事放黑豆。大好事多放白豆，小好事少放白豆。这样一来，赵树理是非常胆小，见到蚂蚁都不敢碰，生怕犯了杀生罪。路上碰到一块绊脚的石头，定要设法搬走，以免别人绊倒。

但对于儿童来说，这种教育史上没有先例的开蒙读物实在太深奥，太晦涩了。赵树理根本不理解文字的意义，只是机械地诵读：“敬天地，礼神明，奉祖先，孝双室，守王法，敬鬼神……”，不履斜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然而长辈们却从中惊奇地发现，赵树理的记忆力非常好。象大小流年和占卜口诀，他过目不忘，一念就会。因此，每当乡亲们聚在广场上时，他父亲就常常把他

带到人前亮相，故作严厉地让他显示才学。小得意便昂首挺胸大声地背诵起来：金鸡不遇狗，白马怕青年；虎与蛇两不合，鼠和羊不长久；猪见猴，泪长流，龙兔相逢不到头……乡亲们也很乐意分享赵和清的喜悦，高兴地称赞赵家的小得意真是“神童”。

祖父却不以为然，觉得让孙子学得点雕虫小技，对他的聪明才智是浪费。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对孙子加以教育，铸成大器。小得意开蒙了，这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不过，革命在中国偏僻的小山村，没有引起太多的改观。人们依旧过着老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唯有改变的是在写条据时，将宣统四年改为中华民国之年而已。科举制度是早几年就废除了，但赵忠衣依然恪守古训，皇帝没了，但学而优则仕总还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他断然决定排除儿子的干扰，独揽教育孙子的大权，并且改换教材，开始讲授《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并且给小得意起了个大名树礼。

赵树理诞生的地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尧舜二位贤君都在这里呆过。又是岳飞抗击金兵的著名战场。但老百姓没有任何文化生活可言，唯一能调剂人们精神的，只有村里举行敬神的时候，偶尔请来的上党梆子戏。

每当演出酬神戏的时候，全村的百姓都要忙碌起来，其隆重不亚于过节娶媳妇。孩子们更是欢呼雀跃。戏是每日两场，观众的习惯是一场也不放过，但他们大多并不是专门的看戏。平常很难凑到一起的大人们，忙着谈笑叙家常，忙着吃零食水果，孩子们则像野马似的满地乱跑。可是小得意却不然。演戏，对他太有吸引力了。他早早的拉着妹妹，扛着小板凳坐在台前。戏一开场，他便沉浸在戏的锣鼓和音乐旋律之中。因为看不懂戏的内容，小得意晚上缠着母亲，要她讲解。母亲是个温柔、善良、沉默，但内心不乏刚强的典型山区女子。她一生没有别的嗜好，唯爱念佛和看戏，尽管一字不识，却能整本整本地背诵杨家将、岳家军的连台本戏；她很乐意满足儿子的需求，常常在夜空下，搂着儿子，给他讲山西人感到自豪的杨家将抵御外侮的故事。杨令公一家的英雄业绩，深深地印在童年赵树理的心头，使他终身难忘。

1915年冬，赵树理九岁时，祖母病故了。年过花甲的祖父因失去相依为命的老伴自然十分悲痛，不幸伤感过度，也是一病不起。虽然挣扎到1916年，终因年事已高，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在弥留之际，忠方公把全家召集到床前，一双浑浊的眼睛深情地注视着小得意，一面断断续续地嘱咐儿子：小得意才

智过人，乃是赵家的千里驹，前途未可限量。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让他继续学习，知书识礼，将来靠他来重振门庭，光宗耀祖。

祖母祖父去世，按照迷信的说法，是不祥之兆，定有鬼怪作祟。如不彻底清除，对于活人很为不利，再加上赵清和极端推崇阴阳之学，所他不惜代价，大办丧事。大殓、小殓、超度、出殡，一丝不苟地执行葬礼的繁文缛节。两次丧事办下来，赵家借了四百大洋的高利贷。有上党民谣说：“借钱上利，不如卖房卖地。”从此赵树理的家道由小康堕入困顿。但赵清和为了忠实执行死者的遗嘱，也为了死撑门面，不被别人轻看，还是决定把赵树理送到本村的私塾去深造。

赵树理进私塾了，然而从小养成的性格和家道的衰落注定了他的私塾命运必然凄惨。果不其然，私塾里的小孩子大多是有钱人家子弟，在其中有一位村长的儿子，特别恶劣。他们经常打骂赵树理，还要他进贡——送零食给他们吃。稍不如意，便拳打脚踢，赵树理虽然长得高高的，但瘦弱无力，如之胆小，就只有受欺侮的份了。这些顽皮小子经常做一些捉弄先生的事情，然后把它们诬脏栽到赵树理身上，让他狠吃先生的板子。私塾先生是本村人，自然不敢得罪村中权贵的那帮小子们。有一次，赵树

理被先生按倒在凳上，脱下裤子，一连打了几十下，打得他哇哇大哭，皮开肉绽。

赵树理被打懵了，他奇怪世上的人怎么这样不讲理，这样缺乏善良，正直和同情心？不但有钱的，力大的可随意揍地，连那些跟他差不多的同学往往也在一旁帮腔。为人师表的先生，也是非不分，黑白颠倒。他感到愤恨，感到耻辱，感到不得意。童年的遭遇让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他永远不会宽恕那些恶作剧的富家子弟。他的童年结束了，以喜剧始而又以悲剧终。不过，这段生活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素材，而且也促使他迈出最重要的一步，去接近农民。

1917年，赵树理跳出了私塾小地狱，重新回到家里种田。在这里，他遇了一位优秀的教师，这就是他的父亲赵和清。

赵和清虽是独苗，但家道衰落，早早就辍学务农了。他长得身材高大，特别是长了一双与众不同的灵巧的手。田地的活儿，没有他不精的。他是无师自通，全凭领会。而教赵树理则有严格的规范。在劳动中，脚怎么放，身子怎样伸，都要按他的要求一丝不苟地干。父亲不断的示范，然后看着赵树理学会才罢休。不仅如此，他还教儿子各种编织技艺。因此两年之后，赵树理学会了绝大部分的农活，而

且编织手艺也能做得有板有眼。剥柳皮，破荆条，编簸箕，各处关节相当在行。父亲不仅农活在行，而且颇晓阴阳，善于测字算卦，还略通医道。他还是个音乐天才，拉得一好手巨琴，是当地农村的农民组织“八音会”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在传授儿子的农艺的同时，把这一手也传授给了树理。

每当到“八音会”去，他总带着赵树理。让他见识各种乐器，指导他演奏、唱戏。不久，人们就发现，这父子两人有时在地里也会自得其乐地父拉子唱，或同台合奏。后来，树理青出于蓝，不仅吹拉弹唱无所不会，而且练就一种绝技，能一个人打鼓、钹、锣、旋四样乐器，并且舌头打梆子，口带胡琴还不误唱。

在一切的文娱之中，赵树理最熟悉的还是家乡的梆子戏。他从小对看戏有兴趣，后来年龄大了，兴趣依然没减，反而因为能够理解戏的内容了，更加热爱这种戏剧，差不多到了痴迷的程度。只要方圆十里，八里有戏，他总要跑去看得端了老鼓才罢休，趁天明赶回来上地劳动，一天到黑不觉得累人。白袍小将罗成，他最为佩服，常和小伙伴们手拿高粱杆学罗成打仗。

有一次，赵树理和放牛娃们正在沙滩上演罗成的戏，恰逢村长的恶霸儿子经过此地。他见平时给

欺负惯了的小得意演罗成，非常恼火，说：“小得意，你那个扁样子也能当罗成？把枪给我，老子来当罗成！”赵树理不得不停下战斗。别的孩子也大为扫兴，围过来瞪眼怒视着这个小霸王。小霸王见得意不动，一拳打了过去，赵树理早有准备，往旁边一闪，拳头落到了别的孩子身上。放牛娃们可不怕他，一拥而上，打得恶霸小子哭爹叫娘，最后他们还把他绑起来，让他来了个“老牛看瓜”。小伙伴们精神深深感染了小得意。过去爷爷为了望孙成龙，不准赵树理与别的农家孩子接近，他对他们有一种疏远感。但现在看到他们爱憎分明的举动，他觉得与他们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许多。他们纯真的友谊，温暖了他受伤的心灵。三十年后，他把这些可爱的人和事写进了小说《刘二和与王继圣》中。

与小伙伴的交往，使赵树理的性格由内向变得活泼。每逢下雨天和冬季夜里，赵树理就和他们一起到村里的东头院去。因为那里住着一户姓吕的农民，弟兄四人，都是民间音乐爱好者，保管着“八音会”的乐器。他们在一起或拉或唱，傍歇下来时，便上下几百年，东家偷人，西家养汉地飞长流短，谈天说地。更多的是绘声绘色地嘲笑土财主的贪婪吝啬，维妙维肖地模仿狗腿子们奴才洋相。庄稼汉们的方言土语，时时引起哄堂大笑，有时候给对方取

个恰如其分的外号，贴切得跑到天涯海角也摆脱不掉。这样的漫谈，对于未来的语言艺术家太有意义太重要了。赵树理认真地听着，看着，并把他们铭记在心，他称这是他的初级语言学校。

赵树理还喜欢到外来户们住的地方去。外来户在村子中是地位最低下的人，他们往往交最重的租子，种最坏的地，而且永远抬不起头来。这些人走过的地方多，见识广，肚子里是满肚子的故事。赵树理非常喜欢听他们讲的那些天南海北的故事。

为了帮补家用，在寒冷的冬天，赵树理需要赶着小马驴去驮炭，每当天蒙蒙亮时，赵树理就接过父亲准备好的车和小鞭子，睡眼惺忪地上路子，人们都还在床上做梦呢！这对尚未成年的赵树理来说，走在路上不免有些害怕。我们知道此时的赵树理还是非常信奉信佛的，为了给自己壮胆，他便一边拿着小鞭子赶车，一边唱起戏来，什么恐怖都在戏声里消失，走起路来劲头也大得多。

1919年，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如果没有这场运动，赵树理肯定会成为父亲的好帮手的。一些在外地求学的青年纷纷回来，把“五四”精神传播到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家乡。他们发表了《告沁水同胞书》，奉劝父老兄弟推行新文化，改造旧风俗。结果在1920年，沁水县第一次出现了非私